

通

鑑

注

商

通鑑注商 卷四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孫同璋全校

晉武帝泰始二年丁忠使還

按上云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今但云丁忠使還漏張儼矣攷吳志張儼使還道死注宜取以補之

七年吳人刁元詐增讖文

胡氏注曰江表傳元使蜀得司馬徽論運命歷數事因詐增其文按吳志注司馬徽下有與劉廙三

字胡注脫之

咸寧四年司冀兖豫荆揚州大水

胡氏注曰司州卽漢司隸校尉所部也漢司隸部
察郡縣與州刺史同晉遂定各爲司州統河南滎
陽宏農上洛平陽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
頓邱冀州者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余按
下文太康元年通鑑云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
州是通鑑以定各爲司州在平吳之後此時未也
攷晉書地理志司州下云魏氏受禪卽都漢宮司
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

郡置司州晉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遺屬雍州分河南立滎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邱遂定各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然則晉雖以泰始二年分置諸州而此所謂司州者尚沿魏舊未可遽於此而謂晉定名爲司州統此十二郡也又通鑑言冀州者多矣而胡氏忽於此出亂則冀安等釋不過因晉地理志冀州下載此數語其實此是空文本非實義冀州是禹貢舊名不須多注耳

太康元年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

胡氏注曰周勃就國絳及河東吏至常令家人被

甲持兵以見之亦猶王濟之嚴設備衛以見王渾也余謂周勃之事最爲無理君欲誅臣而被甲持兵其意何在若王濟之嚴設備衛不過懼同僚之相害不如郭子儀之於魚朝恩爲見事明澈耳擬之周勃之事非其倫也

二年揚州刺史周浚

胡氏注曰揚者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余按此亦晉書地理志所引下四年荆揚等六州大水胡氏注曰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云云皆晉地理志所引也然晉志

志諸州皆釋其義而胡氏所引者獨此數州亦不可解也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

胡氏注曰考異曰地理志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毅傳毅爲司隸校尉帝常南郊禮畢問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年自司隸遷左僕射或者此年尚未改爲司州也今從毅傳余按考異此段最不可曉或者胡氏有所脫畧

如毅傳云在職六年此但云六年令人疑爲太康六年也攷太康元年

省司隸置司州祇是地名改易若其官則仍爲司隸校尉晉志固明云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職官志司隸校尉南遷省其職則揚州刺史也然則此時雖省司隸置司州祇以司隸校尉統未嘗置州刺史劉毅之後爲此官者甚多

如毅子暉亦曾爲司隸校

尉

溫公攷異頗詳密獨此段所云甚不可解也

惠帝元康元年分荆揚十郡爲江州

胡氏注曰是時方因江水之名置江州余按晉志云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

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
此當歷數其郡而胡氏不注於例亦不畫一
二年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

按此宜依晉紀書弒通鑑非是而胡氏不注

七年城陽王廋

胡氏注曰廋晉書作尼按廋古仁字又音夷王廋
字孝孫或者當讀爲仁字乎然永嘉三年書河內
王尼卽此王廋也余攷史記漢書注皆以廋爲古
夷字非音夷也此王廋當作王尼傳寫偶誤耳非
本作廋也集韻廋古仁字而未見他書引用胡氏

意在見其博洽故作此注

說文曰古文仁或从尸未定之辭也

永康元年皇孫彪卒

胡氏注曰非疾也余按晉書帝紀及彪傳皆不言爲賈后所殺此不必臆爲之說

廡兵殺模更搜求得摠殺之

胡氏注曰考異曰帝紀廡又殺健爲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按華陽國志健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楊邠非密固也載記亦作李苾蓋紀誤余按華陽國志李苾楊邠皆不爲廡所殺且李苾是廡之黨恐是密固死後此二人代爲太守未可以此便

斷爲紀誤也

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爲亂

胡氏注曰劉昫曰本漢平氏縣之義陽鄉魏黃初中分爲義陽縣後分南陽郡立義陽郡領安昌平

林平氏陽平春

闕一字

五縣余按晉志武帝平吳分

南陽爲義陽郡統新野穰鄧蔡陽安昌棘陽厥西平氏義陽平林朝陽十二縣惠帝時分義陽爲隨郡昌之叛蓋在已分隨郡之後胡氏所引未之詳也

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

胡氏注曰隗伯本亦流民之豪帥叛歸羅尚余按華陽國志云知其傷死創也隗伯女爲梁雙妻爲已用故不殺然則李雄之不殺伯一爲其將死一爲其女之夫爲已用非以其先同爲流民也

永興二年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城走

胡氏注曰時揚州刺史蓋與丹楊太守同治秣陵

余按晉志揚州首郡丹楊丹楊首縣建鄴揚州刺

史當治建鄴丹楊太守或治秣陵耳

宋州郡志揚州刺史治建

業通鑑下文云圯密使廣殺昶宣言州下已殺敏

胡氏注曰揚州刺史治建業故謂建業爲州下而

此注乃云與丹楊太守同治秣陵何耶

懷帝永嘉元年秦州流民鄧定旬氏等

胡氏注曰楊正衡曰旬呼宏翻余按晉書音義三卷其書今存乃唐東京處士何超字令升者之所纂也天寶六載左史宏農楊齊宣爲之序齊宣字正衡卽何超之中表也胡氏誤以音義爲正衡所纂殆未見其書而仍舊注之故

漢王淵署旬督爲親漢王

余按此晉書載記中語也通鑑仍之然淵自爲漢王而署旬督爲親漢王語不可通攷石季龍載記

云署郁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

通鑑亦刪通字
祇云親趙王恐

非疑此亦當作親通漢王而脫通字也

十一月乙亥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
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荆
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

胡氏注曰考異曰晉春秋王衍言於太傅越以王
澄爲荊州敦爲揚州敦傳自青州入爲中書監東
海王越誅繆播後始出爲揚州播死在永嘉三年
三月此年越在許昌不在洛故以晉書爲定余謂
晉春秋之言固非是溫公繫此事於永嘉元年十

一月亦是看晉書未澈也此事當在懷帝初卽位

王衍爲司空時

惠帝光熙元年十一月懷帝卽位王衍爲司空其爲司徒帝紀未載

在今年

按敦傳云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
初徵爲中書監足見敦爲青州在去年不在今年
十一月也通鑑下文十二月又載以荀晞領青州
刺史若王敦於今年十一月爲青州荀晞卽以十
二月爲青州出入之際理勢所必無愈不然矣通
鑑之誤蓋緣錯看王衍傳衍傳云後拜尚書令司
空司徒始序王衍謀三窟事故繫之衍爲司徒之

後其實衍傳此句祇是總領起下文一切事紀傳
與編年其體固自不同也又攷王澄傳云惠帝末
以澄爲荊州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則此事
在去年尤明

三年和演之死也

胡氏注曰見八年王莽爲帝永興元年余按此爲
刊書者之誤亦不知何以誤至此也但云見惠帝
永興元年足矣

四年睿以圯爲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
之

胡氏注曰時分吳興之陽羨及長城縣之西鄉丹陽之永世爲義興郡余按晉志永興元年以周圯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圯之功則事在惠帝時通鑑繫於此年不知何據而胡氏注尤率畧不完

五年撫軍將軍秦王業

胡氏注曰攷異曰晉書愍帝諱業又改建業爲建康按三十國晉春秋愍帝名子業或作業又吳志

孫權改秣陵爲建業取興建基業爲名皆不爲鄴
今從之余攷晉志丹陽郡建鄴注云本秣陵孫氏
改爲建業武帝平吳以爲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
北爲建鄴改業爲鄴然則改爲鄴字晉武帝太康
三年事未可以孫氏本爲建業而謂其不爲鄴字
也且胡氏於此引攷異而孝愍皇帝下又注曰諱
鄴亦前後不一

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
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

胡氏注曰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

也余按王導傳本作有江山之異此大概言神州
陸沉非復一統之舊故諸名士聞之傷心相視流
涕通鑑偶易作江河注遂爲之傳會乃使情味索
然又按世說新語作山河之異世說是
當時人書愈足見此是大概說也
鹿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犍也

胡氏注曰扞說文從高而下也言千斤之犍人間
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也余按封氏一家本皆晉
臣今乃下而從鹿故鹿云然耳

通鑑注商 卷五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孫同璋全校

元帝大興元年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

胡氏注曰揚州時統丹陽會稽吳吳興宣城東陽

臨海新安八郡故分遣部從事八人余按晉志揚

州統郡十八惠帝割豫章郡陽廬陵臨川南康建

安晉安置江州尚統郡十一胡氏所數八郡之外

尚有淮南廬江毗陵

時改爲晉陵

又分淮南之烏江歷

陽二縣置歷陽郡又立義興郡並屬揚州則時所

統實十三郡此遣八部從事者或不及江北而其數亦不合或八人共行郡國未可知也據劉宏傳云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似未必從事但管本部事

永昌元年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

胡氏注曰敦從母魏氏乂其弟也余按母之姊妹曰從母若魏乂爲其弟則亦敦母之弟也當是敦母之姊妹有適魏氏者而乂爲其子於敦爲中表兄弟故曰從母弟注極不明

明帝太寧元年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

胡氏注曰圯子勰烏程縣侯余按周圯進爵爲公
勰嗣爲公公亦諸侯也不必改公爲侯以就其文
二年會丹楊尹缺

胡氏注曰洪适曰西漢丹陽郡則治宛陵丹陽縣
則今之建康也東漢史皆作丹陽西晉移郡於建
業元帝改太守爲丹楊尹地理志曰山多赤柳故
名它書載漢晉此郡少有從木者余按晉志丹楊
縣從木其郡則仍作丹陽此亦無足深辨今從木
從阜各
就本書
錄之惟洪氏云西晉移郡於建業雖本沈約宋
志然攷三國吳志呂範傳孫權遷都武昌以呂範

為丹陽太守徙郡治於建業是不始於西晉也

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

胡氏注曰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

也余按晉書本作并東南軍之力南字為是

成帝咸和二年彝退保廣德

胡氏注曰何承天曰廣德漢舊縣沈約曰二漢志

並無疑是吳所立屬宣城郡桐川志後漢置廣德

縣晉并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余按晉志宣城郡

有宣城縣又有廣德縣未嘗併廣德於宣城桐川

志不足據也且胡氏既引沈志以為吳立何又引

桐川志以爲漢置耶攷元和郡縣志云後漢分故鄣縣置此雖無徵於續漢志必欲實之爲後漢置則莫若引此

三年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乃安

胡氏注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辭也余按施工在船後亮船正走而賊追之故左右射賊誤中施工船上人不知疑舟中有變失色欲散而亮故示閒暇以安之言使此箭若得著賊

亦必應弦而倒也解嘲之辭耳

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

胡氏注曰曲阿秦雲陽縣也晉屬毗陵郡大業里名在曲阿北丁度曰慶亭在吳興慶丑升翻余按毗陵時已改爲晉陵大業曲阿二壘皆在曲阿與建康近所以分峻之兵勢也而慶亭何得遠在吳興陳景雲曰唐武德三年法興遣兵戰於慶亭胡注在毗陵西此注是廣韻慶字平上二聲金收平聲注慶亭在吳興上聲注慶亭在晉陵蓋本有二地胡氏未之細攷耳

四年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

胡氏注曰豫州揚州之江西淮南廬江弋陽安豐
歷陽等郡也宣城郡屬揚州余按晉志永嘉之亂
豫州淪沒石氏成帝乃僑立豫州于江淮之間居
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立淮南郡居于湖又
以舊當塗縣流人渡江僑立爲縣并淮南廬江安

豐並屬豫州則此時正初立豫州而以庾亮督之

又兼督揚州之江西及宣城

安豐本豫州舊郡淮南廬江本皆揚州之

江西而時已屬豫州淮南又新立於江南其督揚州之江西惟歷陽一郡而已宣城在江南故別言

之胡氏連言豫州揚州而混數其所轄之郡於下殊未明晰也

掠允女及諸妾

胡氏注曰孔穎達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以得接見於君子也余按通鑑前此言妾者多矣而胡氏於掠妾下忽出此注又何不注女字也真可發一笑矣

七年趙主勒大饗羣臣

胡氏注曰考異曰晉春秋云陶侃遣使聘後趙趙王勒饗之按侃與勒必無通使之理今不取載記

云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今但云饗羣臣余
按載記叙此事首云高句麗肅慎貢其楛矢宇文
屋孤並獻各馬餘不下有云晉荊州牧陶侃遣兼
長史王敷聘於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通鑑考異
偶未之細檢耳兩國相爭使在其間未爲無理也
八年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

胡氏注曰虎旣潛瘞勒其所以爲身後之計者亦
不過如此卒爲女子所告果何益哉余按注當云
勒遺命令虎潛瘞語意方貫

九年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胡氏注曰李班豈可不謂之仁孝哉然不能包周身之防死於李越之手末俗澆漓固不可拘拘於古禮以啟奸非至于殞身亂國也余按胡氏之言可謂悖矣李班之死由李雄舍其子而立班李驥早知之矣豈由行禮而啟亂哉

從兄始爲征東大將軍

胡氏注曰據載記始特之長子於期爲伯父於壽爲從兄余按通鑑據華陽國志故與載記不同

幽宏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官尋皆殺之

胡氏注曰時年二十一余按載記作年二十二蓋
殺宏事在明年正月通鑑於此終言之

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胡氏注曰載記曰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于
是備法駕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天子當從東北來
蓋謂慕容氏將從遼碣入中國也秦始皇東遊以
厭天子氣初不能遏止漢高之興余謂慕容氏與
石氏等耳胡氏以漢高擬之可謂不倫讖文妄語
石虎妄人所行者妄事何足論哉

咸康元年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胡氏注曰諸公虎諸子也虎稱天王降諸子封王者爵爲公余按載記虎降諸子爲公事在咸康三年胡注非也

六年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

胡氏注曰李陵贈蘇武詩恨恨不能辭呂向注曰恨恨相戀之情余按文選本作悵悵此或筆誤

八年以克爲驃驃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

胡氏注曰永嘉大亂徐州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居晉陵郡界者咸和四年司徒郗鑒又徙

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
在江北者金立僑郡以司牧之

以上所引
宋志之文

徐州實

郡在江北者廣陵堂邑鍾離三郡而揚州之境以

晉陵郡屬徐州所謂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

事者此也

以上胡氏
自斷之辭

余按此時江南雖僑立徐州

郡縣而晉陵實不屬徐州蓋以充都督徐州兼督

揚州之晉陵也

充鎮京口故不得不使
其兼督揚州之晉陵

胡氏於此

等文義往往不得其解而臆爲之說

康帝建元元年荊州所統二十餘郡

胡氏注曰太康地志荊州統郡二十二惠帝至元

帝又立隨新野竟陵新興南河等郡余按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立江州以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懷帝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置湘州則太康時荊州所統二十二郡惟存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十一郡而已惠帝分義陽爲隨郡分南陽立新野郡分江夏立竟陵郡元帝僑立新興南河東胡氏脫東字二郡合前十一郡祇十六郡又成帝咸和元年省湘州長沙等五郡復來屬此時所統實二十一郡也胡氏注殊簡畧不明

以冰都督荆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

胡氏注曰豫州四郡宣城歷陽廬江安豐也余按宣城歷陽屬揚州不屬豫州胡氏之誤蓋緣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遂疑宣城歷陽時屬豫州不知庾懌鎮蕪湖故使之監宣城歷陽軍事若冰則領江州刺史鎮武昌攷江州刺史常兼督豫州諸郡哀帝紀興寧二年以桓冲監江州荊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六郡軍事江州刺史何無忌傳義熙

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八郡軍軍江州刺史然則冰所督豫州四郡軍事實西陽新蔡汝南潁川也

穆帝永和元年虎好獵晚年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

胡氏無注余按太平御覽引鄴中記石虎作獵輦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床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宜引此注之

二年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胡氏注曰福祿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余按曹全碑福祿作祿福存之以廣異聞

四年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

余按此載記中語虎之凶暴何物大臣乃敢就其抱中取而殺之此不可信刪之可也

五年執違於南臺

胡氏注曰三臺之南臺也水經注銅雀臺之南則金雀臺余按鄴中記作金鳳臺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北則冰井臺上有冰室存之以廣異聞

屯於鳳陽門

余按鄴中記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宜取以注之

八年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
胡氏注曰江南之未得璽也中原謂之白板天子
藺相如完璧歸趙趙王擢之自繆賢舍人爲上大
夫戴施能復致累代傳國之寶未聞晉朝以顯賞
甄之也何居余謂白板之言俗人之見天子豈果
以璽爲輕重哉戴施不能全鄴雖能得璽未爲大
功晉賞固薄然胡氏儒者而作此等議論余所不
取

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

胡氏注曰保江之說此王導佐元帝之規模世之議者譏其忘讐忍耻置中原於度外若以量時度力保固根本言之此策未爲非也余謂胡氏此等議論真宋人之見也夫使桓溫劉裕果有諸葛武侯之心豈王導比耶晉出師者殷浩宋出師者賈似道是可哂耳

願殿下甄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

胡氏注曰義之此言蓋譏昱好談清虛元遠也余謂簡文固好言清虛元遠然右軍之意則不在此

蓋謂殷浩北伐欲勤遠畧而事屬虛謬耳

十二年未至廣固百餘里段龕帥眾三萬逆戰丙申
恪大破龕於淄水

胡氏注曰據載記恪破龕於濟水之南今言未至
廣固百餘里蓋在淄水而會戰也余謂通鑑當別
有據必非以臆言之觀下文恪自言濟南之戰則
淄水卽在濟水之南非有兩地也

升平元年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

胡氏注曰史言堅有弟有子如此而無救於敗明
天之所棄非人之所能支也余按苻堅於王猛死

後不修德政窮兵瀆武而致敗耳若此時則正在
得天之候史言其興非言其敗也注非是

二年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疆則託
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
易志

胡氏注曰堅發此言江東將相其愧多矣堅不降
燕見九十八卷余謂賈堅語本勉強彊則託命與
安可改節之語豈得貫通也且堅言未嘗易志何
以涉趙而歷燕宜其言不足以動荀羨而何愧焉
九十八卷永初七年正堅之降燕事

三年與攸戰於東吳

案載記作戰於東阿當爲是而胡氏未舉正

通鑑注商 卷六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孫同璋仝校

哀帝隆和元年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

胡氏注曰以晉援兵至也余按載記呂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其文當云呂護攻洛陽中流矢退守小平津而卒

興寧二年大司馬溫

胡氏注曰去年五月加桓溫督錄假黃鉞至是書其官名而不姓堅冰至矣余謂胡氏以臆言之由

不統觀通鑑前後而率爾下筆也今但以江左事
明之前乎此者陶侃爲太尉但書太尉侃王導爲
司徒但書司徒導後乎此者謝安爲太保但書太
保安雖當時詔書亦但稱官與各而不姓王含之
平詔曰司徒導大義滅親是也又罪狀王敦之詔
前猶稱故大將軍敦後乃數其罪而斥言之又曰
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可見
當時朝野皆但稱大將軍通鑑直書王敦不與諸
大臣同者此是特筆胡氏不能注而反以書大司
馬溫爲通鑑有意可謂不善讀書矣

余嘗得唐萬
年宮銘碑陰

宗室三王之外長孫无忌李勣尉遲敬德褚遂良皆不姓可見大臣名而不姓至唐猶然晉書以桓元之故罪桓溫過甚溫公書之不使與王敦一例此亦是有史識處

三年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

胡氏注曰義城郡置於襄陽襄陽郡屬荊州而義城郡領揚州淮南之平阿下蔡蓋桓宣先從祖約退屯淮南後鎮襄陽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置義成郡於穀城蓋有揚州之民而又置僑縣於穀城穀城荊州統內之地故曰荊州揚州之義成余按胡氏蓋取桓宣傳及宋志爲說而以義成置於荊州

遙隸揚州遂連讀爲荊州揚州之義成非也豁領
荊州刺史蓋全監荊州兼監揚州之義成雍州之
京兆耳

海西公太和四年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

胡氏注曰溫攻秦而不度霸水攻燕而徘徊枋頭
人皆咎其不進知已知彼溫蓋臨敵而方有見乎
此也余按宋之南渡并不如晉皆是此等議論誤
之

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胡氏注曰淮南太守本治壽春壽陽旣叛以虎生

領淮南而守歷陽歷陽本淮南屬縣外以備壽春
內以衛江南余按是時淮南僑立於江南歷陽已
爲郡備壽春以衛江南胡氏言是而所引非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
衛殿中

胡氏注曰沈約曰南徐州備有徐兖幽冀青并揚
七州郡邑余按此注不知何謂姑記於此以俟知
者

二年晉陵太守卞耽

胡氏注曰沈約曰吳時分無錫以西爲毗陵郡余

按晉志吳分會稽無錫已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
太康二年省校尉爲毗陵郡沈志云分吳郡無錫
以西爲毗陵典農校尉太康二年立以爲毗陵郡
是吳時未爲郡也

孝武帝寧康二年夫惟修德可以禳災

胡氏注曰史言苻堅養虎自遺患余謂鮮卑之爲
秦患當時王猛苻融下及趙整皆能料之豈待後
之儒者論之乎若論其理則當以苻堅修德之言
爲是第堅能言之而不能踐之所以敗也姚興之
遣司馬休之胡氏注曰史言姚興知命豈非皆從

事後論之乎

太元元年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

胡氏注曰拓跋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健沙莫雄爲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爲拔拔氏生嵩道武以嵩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此言長孫所出與前注畧不同余按魏書官氏志獻帝以次兄爲拓拔氏後改爲長孫氏則在神元之前非出於平文也又按北史目錄長孫嵩不在宗室中傳但曰代人太祖賜名焉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

是爲疏屬明矣

胡氏前注長孫斤不誤而此處乃自云與前注畧不同注書惟有一

定此豈同空言而有兩可者其言甚可怪也

五年幽州治中平規

按載記作平顏平規則燕將也未知通鑑所據

九年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胡氏注曰惡奴句絕蓋詈其妻之辭余謂利方謀於其妻何故詈之晉宋間多以奴爲名佛奴宋奴師奴之類是也惡奴農之小字

十年謝安薨詔加殊禮如大司馬溫故事

胡氏注曰晉以此崇寵謝安然安之雅志豈願與

桓溫同哉余按此自是朝廷優禮大臣之儀豈比
安於溫耶然此必當時詔書之文猶稱大司馬溫
而不姓可見胡氏堅冰之說爲非也

十一年建忠將軍高平

胡氏注曰建忠將軍蓋亦苻氏創置余按漢末張
繡已爲建忠將軍

十六年薛于部帥太悉仗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
國破家亡以窮歸我何忍執以與魏

按魏書作薛于太悉伏

伏又作佛

載記作叱于佗斗伏

譯者之訛也載記又云佗斗伏送勃勃于魏佗從

子阿利遣勁勇篡勃勃於路與此不同又按載記
勃勃後以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公當是報
其德事較魏書爲詳

十七年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按晉書桓元傳云登高望震澤而歎注須以此補
之

十九年國學明教東莞滅燾

胡氏注曰據晉書儒林傳明皇雅愛流畧簡文敦
悅典墳國學明教之官當置於明帝簡文時也余
按南史滅燾傳云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

徐兗二州刺史謝元舉燾爲助教明教助教卽是一官然則此官置於太元時也

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

胡氏注曰皆乞伏氏也余按載記越質詰歸降乾歸署立義將軍詰歸非乞伏氏

二十一年後段后嘗言於垂

胡氏注曰燕王垂初娶段氏以可足渾后之讖而死後卽位追尊爲后復納段氏爲后故史書後段后以別之余按後段氏垂未奔秦時所納非卽位

後注語未明晰

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
訥之弟也。

胡氏注曰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賴氏北方
有賀蘭氏蘭賴語轉耳又匈奴諸種亦有賀賴氏
余謂通鑑明言賴盧訥之弟也則賴盧是名此賀
氏前言珪母賀氏又賀訥弟賀染干不作賀賴氏
也

安帝隆安二年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
以告盛盛稱疾不出

胡氏注曰蘭妃之爲異於雍姬雖曰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若蘭妃者處夫妻父子之變得其一而
失其一者也余謂胡氏作此語爲抑揚不定之辭
不知意以何者爲是平心論其事此時汗欲殺盛
妃之告是也其後盛攻殺汗妃乃欠其父一死耳
追尊遠祖毛以下皆爲皇帝

胡氏注曰七世至鄰始南出居匈奴故地謚獻皇
帝獻帝之子曰詰汾謚聖武皇帝余以魏書序紀
攷之出居匈奴故地雖獻帝之命已在詰汾嗣位
之初注未晰也

三年取之如拾芥耳

胡氏注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三代之時仲虺已有是言夫子定書弗之刪也後人泥古專言王者之師以仁義行之若宋襄公可以爲鑒矣余謂三代以後豈復有仁義之師宋襄喪敗後姑以此拒諫而飾非耳兼弱攻昧語出左傳但言武之善經而未嘗言出於仲虺之誥書言本自可疑也且此等亦何必注而胡氏言之若此可謂悖矣

左傳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足見兼弱攻昧書本無此語耳

四年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

胡氏注曰五千恐少當攷余按載記本作五萬

元興二年以大尉元爲大將軍

胡氏注曰大將軍自漢以來職名崇重居其位者皆擅朝權晉初以司馬孚爲太尉奏以大將軍位太尉下後復舊在三司上余按晉志景帝爲大將軍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事在魏時非晉初也晉初猶依其制耳

南燕主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

按事見下卷義熙元年須取以注明

義熙二年以何无忌爲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軍事

江州刺史

胡氏注曰八郡蓋荊州之武昌江州之尋陽豫章
廬陵臨川鄱陽南康豫州之晉熙余按胡氏之注
非也攷晉書何无忌傳云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
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
江州刺史是八郡者史已明言但江夏四郡屬荆
州无忌領江州刺史蓋全督江州而兼督荆豫八
郡其文當云都督江州荊州之江夏隨義陽綏安
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
方爲明晰耳

三年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

胡氏注曰晉書勃勃字屈子余按魏書云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此當以魏書爲定

義熙十三年注是

四年力敵勢均終相吞噬

胡氏注曰後果如穆之之言余謂孟昶懼盧循而自裁本非英雄若毅與長民則裕與穆之謀篡晉非翦此數公不可得也勢均力敵終相吞噬直自言其意耳豈毅等罪耶而胡氏乃以爲果如穆之之言亦何貴乎尚論哉

五年尚敢矜誕自爲功乎

胡氏注曰姚泓優游文藝自儒者觀之似得子道然非撥亂才也余謂姚泓固非撥亂才然豈以得子道之故胡氏之語悖矣

六年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胡氏注曰敬宣先嘗奔燕故超以母託之夫孝莫大於寧親超以母之故屈節事秦竭聲伎以奉之既又掠取晉人以足聲伎由是致寇至於母子全爲俘虜乃更欲以託劉敬宣何庸淺也余謂胡氏注此祇首二語已足餘皆蛇足也超侵鄰結怨致

亡有由其罪不在以母之故屈節事秦也甘心就死而惟以母託敬宣此正是天理不漸滅處而胡氏詈之過矣

興處之湟山及陳倉

胡氏注曰據載記湟山澤名余按載記本作興處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蓋謂湟山之澤中非湟山卽澤名也

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

胡氏注曰越質鮮卑種也屈機卽詰歸也語稍訛

耳余按載記無此事但云又尅興畧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枹罕越質詰歸降秦秦處之成紀屈機未必卽詰歸也

七年循晨至龍編南津

胡氏注曰水經注漢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磐編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曰龍編余據二漢志皆作龍編無亦師古章懷避唐諱因亦改淵爲編乎余按後漢志乃劉昭注非章懷也

十年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胡氏注曰豫州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廬江安豐歷

陽也余按宣城歷陽晉志金屬揚州惟宋志有安
帝割歷陽屬豫州之語晉志元帝渡江以春穀縣
僑立襄城郡孝武時罷襄城郡爲繁昌縣屬淮南
是此時無襄城郡也江州刺史常督豫州四郡西
陽汝南潁川新蔡此六郡者四郡之外當是廬江
晉熙孝武寧康時於廬江之南部置晉熙郡此豫
州六郡於江州爲近

此南新蔡在九江王黠布故
城與汝南潁川俱僑郡

十三年尹雅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
死

按載記雅爲晉兵所獲送之劉裕以下雅所言皆

對裕語也通鑑漏畧而注不能補

恭帝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祖思
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至殺之

胡氏注曰祖思恭懼過甚勃勃以爲薄已而殺之
則勃勃爲有見而祖思爲無所守也余謂祖思無
所守誠如胡氏之言若勃勃殺祖思爲有見不知
此何所見也